少一點掌控，多一點體驗：讀《海德格：其人及其時代》
「生命」與「計算」
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，有一個可以被稱作「可計算性」的特徵；意思是：當我們在對待未知的事物時，像是「大自然」（河水、山川、土地等等），我們常常會先去認識、了解它的結構和成分，然後再制定一個計劃，試圖把自然改造成人們所規畫的樣子。在這種態度下，我們常常不自覺的，只把自然看成是一個我們可以了解、掌控、和改造的對象。我們想要阻止大自然，依循著自己的潛能與規律運行；我們希望大自然對我們「有用」，希望把它重塑成我們計畫中的樣貌。
類似的事情，也發生在我們的教育現場裡。有些家長、老師，不願意讓小孩自己去嘗試、犯錯、和選擇，而是為其制定一個計畫，要求孩子變成計畫中的樣子。這是非常錯誤的行為。我們可以注意以下這一點：在這裡，即使教育者的計畫，是根據他對小孩的觀察所制定的；並且在實施計畫之後，他願意根據孩子的反饋來調整計畫。但是，只要他優先重視的是計畫所帶來的「成果」，而不是願意接納孩子獨一無二的生命經歷；那麼在無形之中，他依然是減損和貶低了孩子的生命力與創造力。
在「可計算性」思維的影響下，有些人對自己的孩子是如此；對其他人又何嘗不是呢？朋友、伴侶、甚至親人，有人按照著自己的需求，把生活中的人擺放在一個固定的、方便自己取用的位置。這樣的人，其實並沒有把「他人」看成是一個完整的人；只是從自己的需求出發，把他人視作是滿足自己需求的工具。可是，對於工具是不需要「溝通」的。於是我們看到在這個現代社會中，有這麼多的拒絕溝通與溝通失敗；並又因此衍生出諸多沉痛的後果。
描述，可以加深我們的認識
那麼，我們可以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？此時，我便要回到這篇文章的主旨：海德格。值得讓我們深思的是：海德格僅僅是「描述」這個問題；但他似乎從來沒有直接說，要如何「解決」這個問題。
「描述」，又有什麼好的影響呢？
正如海德格所描述的，在我們的生活中，的確有「可計算性」、「技術」這樣的經驗；不過，我們也有其他不同的經驗。海德格和一些現象學家所做的工作便是：去「看」！深深的回到自己的體驗，再描述自己（及其他人）的各種經驗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人對重複的、甚至習以為常的事件，卻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如果接續我們前面提到的「可計算性」問題，這種「描述」可以從兩種狀況來著手：一種是針對現代人對「技術」的經驗；海德格嘗試去描寫人們是怎麼去運用「技術」、想到「技術」，以及技術是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思考方式。這種描述一方面加深了我們對技術的理解；另一方面，也讓我們能觀察和思考到這個問題：技術經驗有沒有可能，變化成另一種不同的經驗（譬如「藝術經驗」等等）？
另一種方式則是：繞開技術的經驗，去描述我們其他種類的經驗。這方面海德格做的工作更是豐富而且艱深。我們這裡只舉一例：那就是海德格對「原初的體驗態度」的分析。
當我們認知或感覺到一樣東西的時候，我們實際上是體驗到了什麼？海德格在大學授課時，曾經以「講台」為例：當我們看到講台時，不只是看到形狀、顏色；我也同時看到空間、光線，與這個空間裡的其他事物等等。我們總是把「講台」放在它與周遭的東西間的關係中，同時，我們也常常把「講台」和「上課」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。
從這個例子出發，我們可以發現：當我們遭遇一件事物的時候，總是會把它放置在這個世界中、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之中，並且以某種與它相關的意義（例如「上課」之於「講台」）來理解它。
現代人的切身問題：「生命」的遺忘
海德格的思想非常博大，但本文只討論在其思想中，對於現代人最切身的兩個問題：「可計算性」、「有用」的問題，和「原初的體驗態度」的問題。在今天的世界中，很多人對於讓自己「有用」這件事，感到十分焦慮；但是，我們必須倒轉這個次序，才能夠從根本上回答這個問題。是因為我們先有了「生命」，我們為了讓自己的生命過得更好，才因此須要使用「計算」、「用處」的觀點來考慮事情。反之，如果人把自己（生命）的價值，看作只是達成某種特定的「用處」，那麼，即使他真的能達成這個功效，他依然會感到生命本身是非常空虛的。
而現代人這種濃厚的空虛感，和「科學」的發展也有部分關係。這並不是說科學是不好的；而是說科學的體驗，是奠基在海德格說的「原初的體驗態度」之上，才有可能產生。在我們用科學去分析一張桌子或一棵樹木之前，難道我們不是先在日常生活中，把它放在光線、空間、椅子上或土壤上去觀看它嗎？所以，我們不要以為科學能給出全部的真理；因為科學所研究的對象，只是我們的整個生活、全幅生命中的一部分。
全幅生命的內容，只有用「生命」親自去體驗，才能領會。
參考文獻
呂迪格．薩弗蘭斯基（Rüdiger Safranski）著，連品婷譯：《海德格：其人及其時代》，臺北市：商周出版，2021年。海德格爾著，孫周興譯：〈技術的追問〉，《海德格爾選集》，上海市：上海三聯書店，2000年，頁924-954。鍾振宇：〈無用與機心的當代意涵——海德格對莊子思想的闡發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51期，2017年，頁65-94。羅光：〈合一的宇宙〉，《生命哲學．續編》，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1992年，頁83-99。
2022/10/12